

人物影集

## 二妹

●(尤溪)吴美玲

我有个二妹,是堂妹,和我弟弟同岁,今年26岁了,结过婚,没有孩子,现在一个人在榕城打工。

二妹是二伯抱养来的。那天晚上,姆嫲厨房灯火通明,我站在门槛上,手扶着门,侧着身子看到大铁锅里的小碗茶籽油鸡蛋羹,好奇地问她,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蒸鸡蛋,她说,等下二伯会抱个妹妹回来。我没听懂她的意思,只隐约知道这是一件大事,在乡下,这个点,大家都已经回自己卧室了。

二伯是爷爷哥哥的孩子,姆嫲是他的母亲。二伯没有老婆,听说结过婚,结婚才几天老婆就被打跑了,他不追回来也不再娶。那天,姆嫲坐在灶尾的小板凳上,一边推灶里的柴火,一边说:“以后帮忙一起带妹妹,要疼她哦。”我有点难为情,毕竟年纪小的我以为只要答应的话就一定要做到,可是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不到,所以回她:“我要带自己弟弟。”她说:“妹妹也可以抱。”我马上跑回自己的厨房,没回她。其实除了自己有弟弟外,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姆嫲二伯他们和我母亲都不对付,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对骂。所以,我也怕和他们走太近会惹母亲生气。

那天,我等到很晚,二妹终于到了,姆嫲小小的厨房里挤满了伯伯、伯母、哥哥、姐姐,他们轮流抱着她,然后夸赞她可爱、

长得好,二伯也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。

二妹和我亲弟弟妹妹年龄相仿,虽然住在同一座房子,可是关于她的生活片段却极少。记得他们经常凑在一起,而我为长辈关系紧张的原因也一直反对他们玩在一起。可是他们呢,总会背着我,屁颠屁颠地,越是如此,我就越讨厌二妹,所以从来没给过她好脸色。其实,在十几个兄弟妹妹中,除了大妹,大家也都疼爱过她。大妹家和二伯家关系好,所以,她们像亲姐妹,她也像大妹的尾巴一样,跟在后面。

二妹名叫珍珠,名字是村里唯一的老师取的,寓意富贵荣华,一生不受穷吃苦。

我对她态度有所转变时,她已经22岁了,那时候,二伯已经过世了几个月。听到二伯过世的消息时,突然就有种:明明亲生父母都在,二妹怎么就成孤儿了的悲哀。二妹亲生父母在隔壁村,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,她自己也知道,她父母生了6个女儿,送走3个,为的就是生个弟弟,这种事,我们那边没有人会觉得女孩子可怜,只会说恭喜他们终于生了个男孩子。

二伯是中风过世的,过世前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,出院后在家的床上躺了二十多天,那段时间,二妹辞掉了饭店服务员的工作,回家照顾二伯,这些都是大妹和我说的。

二妹为二伯端屎端尿,这让我确实没想到,亲戚都说:二妹能这么做真的没话讲。可能他们和我一样,记忆里二伯好像从来没有疼爱过二妹。二伯在她没去打工前,三天两头打她,她吃饭撒了,打她;喜欢吃肥肉,打她;洗脸水撒了,打她;火没烧好,打她;衣服没洗,打她……每次都往死里打,打得二妹腿上青一块紫一块,声音也哭到沙哑。二妹,天天被打,但也天天阿爸阿爸地叫,所以直到现在,大家说到名字也都是叫“珍珠铁”,因为我们都觉得她是铁打的。但还好,二伯有送她去念书,直到小学毕业。

二妹14岁就去城里当服务员了,那时,我刚好初中毕业。刚开始,二妹两个月才600元钱,包吃包住,二伯去城里拿钱时,发现工资才那么点,非常生气,就叫在城里的姑丈给她介绍了个新工作,1200元一个月。从那之后,二伯就每个月在她发工资前一天去城里,二妹要拿600元给他,后来二妹涨工资,他也涨了工资,14岁到22岁,一直到过世前一个月从来没断过,有段时间二妹离职了,没钱给他,也不敢告诉他,是问大妹先借了钱,这也是后来大妹告诉我的。

二伯和普通乡下农民不一样,从小,我就不见他干几天农活,村子里,小女孩最爱去的就是他的秧苗田,因为只有他的秧苗田是荒废着的,长了很多兔子和猪能吃的草。他每天很晚起床,吃了早饭就去各家喝茶,差不多十一点回来,吃个饭睡午觉,睡到四五点,然后做饭,吃完饭后又去村里溜达一下,喝个茶,九点多回家睡觉。二妹的吃喝拉撒,都是姆嫲在料理,我甚至记得她连衣服都没几件,很多是大妹不穿的,少数是小姑娘女儿穿不下拿来

的。二伯去世后,我代替二妹松了一口气,觉得她解脱了。

去年父亲节,我看到二妹在朋友圈发了条想念二伯的动态,还配有一张写着“天下只有爸爸说我养你是认真的”图片。我心想,你爸爸说要你养才是真的吧。今年父亲节,她又在朋友圈发了“爸爸在天上好吗?”的内容,我便开始怀疑自己,二伯对二妹是不是没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。我问大妹,二妹是不是挺爱二伯的?大妹说:“我也以为没什么感情呢,但是二妹一直留着一个盒子,放在我家,里面是二伯的身份证和做白事时戴孝的衣服,手机里也放着二伯在病床时录的视频,她没事就拿出来看看。”后来,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二妹,她说:“他是我爸。”原来,每年她在城里过生日,二伯都从老家提鸡腿和一大袋鸡蛋进城,放假回家时二伯也都会杀鸡给她吃。被吊起来打是因为她拿了阿嫲钱,他怕她变坏。

二伯走后一年,亲戚张罗给二妹相亲,是远房表亲,除了大几岁,其他都挺好。结婚的时候,很多亲戚都去了,婚礼很简单,人倒是挺多,乡下的小洋楼,里外外摆了十几桌,七十多岁大姑姑大姨父也来了,大家都拉着二妹的手说终于嫁人了,但是没有人说以后常回娘家看看。结婚两年后,二妹离婚了。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,是她前夫出轨了,要和她离婚。二妹突然又没家了。

大妹说二妹跟她的名字“珍珠铁”一样,皮厚实得很。确实,我看到的太多都是表象,如她自己所说:“是你们都觉得我可怜,可是,是我和阿爸一起生活,阿爸爱不爱我自己知道。”

现在每年农历八月,二妹都会回趟老家,给她阿爸扫墓。

情感人生

## 父爱如山

●(泰宁)肖来香

个女孩子小学毕业就没书读了……父亲憨厚一笑:婶子,不碍事,孩子想去县城读书就给她去呗,我们没有文化很苦的,孩子们以后不要吃苦就值了。婶婆摇摇头不说了。

父亲的决定,也意味着家里要过穷日子。没有文化,没有一技之长的家人们,开荒种田,砍柴种菜,养猪养鱼,什么活能够赚钱就做什么,常常披星戴月。依然记得,冬天寒风呼啸,有时大雪深数尺,为了多赚几元钱,父亲受雇于他人,去河里捞小石子,一担一担从冰冷刺骨的河里挑到马路边。

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是1994年春节,我读师范,弟弟刚刚考上中专,妹妹读初中。两斤肉,一磨油豆腐,就这样把年过下来了。一年将近五千元的学杂费,就是父母母亲节节俭,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血汗换来的。他们呕心沥血地培养着我们三个子女读书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,今年父亲70大寿刚过。我们兄妹三人都成家立业了,举家搬迁到县城也有16个年头,父亲不再为生活操劳,成为专职带娃的老人。小区公园里,父亲带着一周多岁的小侄女逛弯,和小区带娃的老人开心聊天。有人问:老肖,这套中山装哪里买的,真好看!父亲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:儿子手机上买的,这皮鞋是女儿买的……

阳光下,花香鸟语的公园,父亲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,牵着小侄女,这是他爱的传递……

1975年,我出生于闽西北的小镇,家里兄妹三人,可以说,贫穷,是关于童年最难以忘却的回忆。

读一年级时,父亲在亲戚家的砖瓦厂打工,一天两元钱。当时的砖瓦厂全部是手工活,一块块制好的砖,由人工挑进去窑洞里,几天后等师傅烧好,再一担担挑出来,即使烈日炎炎也如此。记得有一次,我和几个小伙伴们去砖瓦厂附近玩耍,还没有走到洞口,一股热浪袭来,我们几个被烤得连滚带爬躲得远远的。父亲在哪?几个被烟熏黑了脸的人挑着一担满满的砖出来,我辨认半天才认出了父亲。为了这个家,大字不识的父亲任劳任怨。

我读三年级时的那个冬天,我咳嗽一个多月总不见好,瘦得跟猴子似的,每天打针吃药,把家里仅存的几十元钱全部用掉了。一天,父亲和母亲商量着给我们买一件厚棉衣。镇上衣服店就一家,父母仔细地比对着,母亲觉得那件8元钱的就可以了。然而,年幼的我却紧紧盯着一件大红色风雪衣。老板热心介绍:这件衣服是我们店里最贵的,也是最保暖的,19元一件,昨天我们镇的万元户买走一件,现在只剩这一件了,小姑娘穿上一定很漂亮啊!

这么贵!想到这段时间看病已经花了不少钱,我心里放弃了那件风雪衣,拉拉父亲的衣角:爸,我不要这一件,那件就可以了。父亲轻轻地摩挲着风雪衣,沉吟片刻,对老板说:我回去一下,这件衣服你先不要卖给别人。中午,爸爸气喘吁吁回家,手里拿的居然是那件风雪衣!后来才听妈妈说,爸爸特意去找老板,求他先发10天的工资……我只知道,从那天起,父亲更加忙碌了,除了打工每天还要去砍柴火,积攒够了就拿到集市上卖,五角、一元……这件火红的风雪衣也温暖了我整个童年。

小升初时,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县城一中录取,这对父亲来说,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邻居婶婆劝父亲:女孩子初中毕业就可以了,何必去县城读书呢,我们这条巷子好几

时光漫步

## 感恩遇见

●(尤溪)黄淑华

一张旧照片,勾起满满的回忆。

那年,师范毕业,我被分配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山村,心里无比委屈,掉了一天的眼泪。小山村离我家约十里路,一天只有一趟班车。路有点陡,坑坑洼洼,一下雨就泥泞不堪,自行车骑不上。学校在山上,要走几个台阶。第一天报到,老爸送我去,台阶很陡,走走停停,到学校时已是两腿发软。整好房间,一切安顿好,午饭后,老爸回单位了。我心里莫名的落寞,关在房间里,不争气的眼泪又开始掉了。

尽管不情愿,但也不敢言,乖乖听安排,从此开启我的教学之路。我任五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学,每天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,初为人师的那份热情,渐渐替代了失落。

都说爱上一座城,是因为一个人,而我爱上这所小学,却是因为一群人。学校十六位老师,除我之外,全是本地人,他们下班后会回家,干点农活或做些家务,但晚上七点都会准时到学校办公。一间大办公室,一人一桌,或备课,或改作业。乡村的夜晚,很静,时能听见几声虫鸣蛙叫。办公室里,灯火通明,却也是静悄悄的,大家都埋头工作,偶尔有事,也是低声细语,生怕打扰了人家。学校给每个老师都安排了一间房间,晚九点办公结束,大家都住在学校,很少有人回家住。人多,也就少了一份孤独感,这于我而言,何尝不是一种安慰。

初到学校,人生地不熟,是他们,把我当小妹妹一般,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关爱,如今想来,内心仍是满满的感动。

学校有菜地,每人分一块,我们集体吃的菜,都是自己种的。第一次听说要种菜,我以为他们是在跟我开玩笑,后来才知道是真的。不知道是谁在挖菜地时,帮忙把分到我的一块菜地一起挖了。播萝卜种时,两位老师叫上我,他们点穴,我撒种。种于下地后,有人浇水,顺手把我那块地也浇了;有人上肥,把我那块地也上了。反正,种子撒下后,我就没到菜地看过。说了

三明诗群·八面来风

## 诗三首

●(大田)仁山

### 看见一只蝴蝶在飞

一定是乱世,失踪多年的那一只  
在春天循循善诱下  
此刻,它从越剧里飞了出来  
翅膀新鲜而潮湿

它忽而跃上花丛,忽而飘落草地  
有时在我左边,有时在我右边  
……整个下午,我就这么看着它,一波三折地飞  
没有章法地飞

受到影响  
后来,我也长出翅膀  
并肩参与它的飞翔——  
我们重新获得爱情似的高调地飞起来,迟迟不肯落入俗套  
羞于  
停留在人间

### 爱晚亭

沿着登上路,登上并不太高的地方  
就抵达隐藏在小学课本里的爱晚亭  
此刻,这座朗朗上口的小小建筑  
一寸寸陷进岳麓山,满腹狐疑的暮色中

也许来得不是时候:四月,枫叶未红  
动荡不安的长沙城又下起了雨  
所有的人都从一首唐诗中逃跑  
两手空空的我,一个人独守一座山  
像来自清朝的清风峡

### 太阳照在宽广的荷田上

一大群平民出身的荷  
平静地  
生活在水里

清晨  
蜻蜓还没有醒来。  
犯有洁癖症的荷,已经收拾干净自己  
集体练习静坐  
它们素面朝天的样子,真美

而此刻  
我就像一颗喜欢赖床的露珠  
躺在荷的怀里。小南风吹过来  
它们晃动一下  
我也跟着晃动一下

太阳很快升到自己的天空了  
太阳照在宽广的荷田上

### 九龙湖(外一首)

●(清流)巫仕钰

水的脾气再大  
到了这里,都归为沉静  
阳光下,我看到一汪汪的蓝眼睛

不用寻找,古船,古渡,古沙芜塘  
纤夫的号子,都在水下  
不谈文天祥勤王,也不说石达开屯兵

白马化成山,但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 
狐狸仙姑,不只是活在人们的故事里  
羽化成云。要不  
湖水里的云朵,怎么那么妖娆

久久凝视  
我与涯边的一棵枫红互换了角色  
我留在了湖边,而枫树  
随大巴回了家

### 童年,与那时的夏天

白天很长,太阳很烫。我与树荫一起  
蹲在树下,教着蚂蚁  
那时,父母还年轻,在不远处的田地里  
割禾,抱稻,打谷子。汗珠像星星  
缀满了他们的额头

大地是幸福的,金色的稻浪轻抚着它  
风,也是幸福的,像马儿一样  
无拘无束地奔跑  
那时,我不知自己会长大,父母会变老  
只知道,河水清凉  
野鸭子一个猛子下去,从这岸  
扎到对岸。那也是幸福的

那时,星星睡不着,有青蛙与烟烟  
唱歌给它听。我拽着父母的新声  
已入眠